志壑堂集

九

昭和16
1080
9

門へ和 16
號 1.080
卷 9

志壑堂文集卷之四

啓

周彝初中丞到任啓

從龍國士繡虎名家領袖北門廿載繫絲綸之重賜履東海百城仰節鉞之威自銀戟之儼臨墨吏聞風而解綬當黃麻之初錫父老引頸以興歌某影息林皐蛻遺詞苑嘗鳴珂步武慚蔚宗之編摩憶簪筆追隨笑匡衡之抗疏遥聞攬轡喜值澄清極欲扶笻以觀德教奈此麻衣蹴躃未敢摳謁崇

堦聊藉燕羽差池不腆肅將下悃伏願陶鎔獷俗
砥柱頹波早叶卜于香甌卽迴翔于政府

劉鍾宛中丞到任啓

累世簪纓百僚師範黃扉視草遲紅藥于花磚紫
禁宣麻耀青門而棨戟焚香驛路扶杖山原見節
鉞之錫儒臣知霖雨之霑赤子某冥心丘壑戢影
林皐射虎山中呵客灞陵之尉負瓢畦上笑人春
夢之婆何期玉檢之泥未乾又幸袞衣之歌復作
恪具菲儀畧將賀悃伏願天孫風晏海若波澄轡
誥酬庸鳷鵲樓邊屢奉詔金甌置相鳳凰池上獨
承恩

又啓

東巡絳節携來嶽色猶青北闕黃麻　勅下卷衣初紫開府獨占勝國佳客三千賜履況是新豐名泉七十

袁九叔中丞到任啓

燕山尊宿茗水耆英秘省正顏曳履結　先朝之眷昆池開府仗旄銷南服之威屬者九列交推節鉞蒞神京左臂三申寵命晏錫勞侍從親臣隼軹儼臨茅簷拜舞某丘壑凡流詞曹末品方小子簪名之日當明公策士之時秉笏追隨鳴珂步武乃雕蟲李廣棲遲笑短衣之射揚雲著述憐末技之雕蟲聽宣麻之慶擬修擊壤之歡不腆菲儀肅將賀悃伏願澄清悍俗砥柱頹波重閫扶杖以高歌

墨吏聞風而解綬御屏姓字早瞻借箸金甌部署
編氓行卜摳衣幕府

施硯山中丞到任敬

五茸國士二陸名邑繡斧臨疆振烏臺之領袖皂
囊啓事樹丹陛之風聲當　天子之宵衣值中丞
之賜履五侯九伯自古專征東陌西阡於今望澤
某雲中太守竊分芝譜之光常德先師叨綴宮牆
之末聞周名之分陝喜韓范之撫戎念自軍興裁
扣以來點石難爲巧婦憶從巡方罷遣而後憑城
但有靈狐矚九域之觀瞻況三齊之儀儀不腆筐
篚所謂獻芹附以蓼莪聊當執贄伏願寬難行之

法網禁無益之差提庶捕盜以滿數而累及鄉愚
此風當止催徵以行牌而索及苞苴夙弊皆停將
清淨之堂曹平陽促裝入相災傷之省鄭監門繪
圖即生矣

歸孝儀太史歿

台臺當淮陰垂綸之日爲隆中抱膝之吟 某 邂逅
山城追隨杖履詞壇嘯詠文酒流連冉冉別離悠
悠隔歲已而 聖主臨軒廷臣推轂大人凌雲之
賦恨不同時太乙黎火之書公猶照夜學士傳其
盛事同人佽爲美譚況在詞曹能無羨嘆所願惜
無涯之智研有用之編士夫聲伎風流昔人所恥
時輩蒲槧故習壯士增羞目前官窘民愁何以上
下於今古之故況值時荒餉匱何以調劑乎中外

之艱凡列瀛亭皆爲儲相日披寶訓定有嘉猷庶
見公輔聯驥木天翰墨不止焜煌奕世太僕聲華
也須來策藝奉爲章程不揣蔓言仰承指教

鹽院呂公按臨序

四岳名臣三韓世爵雷封異績琴堂分紫禁之輝
螭陛仙班豸史領烏臺之重鹽梅調鼎地是營丘
繡斧臨疆人如尚父當　國課增加之日正軍興
浩費之時盛世夔龍既代翠華而出狩當關虎豹
自逃林樾以無踪家藏敬仲之書牢盆滄海人傳
稽如之賦瘼玉岱宗無由承光霽之風聊復效芹
毛之義

泉司余公啓

持籌管晏弼教咎由江上舳艫佐餉於躍馬提戈之地山中旌旆明刑來佩牛脫劍之鄉贍節鉞之儼臨聽閭閻之懽忭某仰敬仲官山諸計如見其人讀蘇公敬獄之書竊服斯訓嘗　國家軍興之日值山左饑饉之時流民自徃賣身以窩逃而索其妻子　功令正嚴緝盜恐滿數而誣及鄉愚山海之區方懷康濟筐篚之贊畧代話言將見于定國之家門容結駟曹平陽之市裝促舍人

回青州道鄭公啓

翊運名臣救時宰相起家豐沛簪纓近日月之光賜履青齊節鉞鎮海山之重幃幪之下嚮往何深目者按部荒城辱臨圭竇聆咳嘯之春温言言寶鑑隨旌旆之膏雨在在慈航方愧樽俎之無文何幸瑶函之下責遠勞遽使如覲德輝肅布蕪辭附候景福

周霖公學使啓

家聲淮浦道緒濂溪戴禮傳經鴈塔馳笋班之譽祥刑奏績鳳樓含粉署之香邇乃攘文幰于天孫雨蘓聖里揚德幢于海若風入仙洲九列交推三齊欣戴治蛻遺詞苑影戢林皐惜年來學序苔封儒割曾顏之席亦由夫教壇塵漬寒侵濂洛之氊盱望霓旌喜卜鳴琴者比屋神依絳帳行當秉贄以升階伏願皐比橫襟首飾雞林之物則石渠校蕪重新鹿洞之規條

錢珥信學使啟

白雪梁園黃金燕市坊間傳盧駱坐上認應徐綠鬢朱顏訝詞壇之衆妙紫騮青絡紛歌館之雙鬟笑明鏡之無情驚朱顏之非故恭惟含香仙署棨戟文場濟上七十二名泉爭霏珠玉泰山三十六奇觀皆吐祥雲某老作蠹魚難消鐵硯貧開絳帳猶授生徒蒲葵幸遇謝安念故人之義重市駿得逢伯樂感知己之情深自緣芝譜三生漫道芳蘭覆砌未必鸞箋十樣敢云花萼聯樓尚俟公餘肅

承塵尾

與青州道鄭公啓

三韓閥閱百國屏藩朱履填階結客置當時之驛
青陽載道憂公寫安上之圖召伯之膏雨芃芃托
赤子於掌上范叔之綈袍戀戀推故人於腹中乃
於懸弧之辰辱及承筐之賜顧此麻衣若雪百感
交生敢望火棗如瓜三薰叠至虞猶及臘聽鄒律
以回温梅已占春知海邦之開泰拜遽使而完璧
裁蕪簡以陳詞

周外菴少參啓

西京遺相東魯宗臣憑軾而下伊凉化行九塞建
牙而臨滄海威振三山狐鼠潛踪城社無穿墉之
蠹貪狼解綬芧簷典擊壤之謳初政如斯報成有
日某伏處林皐忻衡仕籍自巡方之迹熄外臺漫
無紀綱若火耗之風行小吏公狀苞苴兵糧層層
除扣何怪兵冨盜案一一瀆陳反成盜藪此皆向
來之積習遥聞今日之澄清匪夷所思喜而不寐
何期野人之曝背乃承君子之授衣拜嘉之餘嚮

往何極所願力祇狂瀾早登開府仰答采恩之
聖慮特彰節鉞之奇勳

代韓燕翼大參通高司寇先生婚啓

池上紅衣蓮子結成鴛鷺渚階前碧樹桐華開遍
鳳凰枝古重儷皮媒妁能通兩姓好今當六月風
光不與四時同蕭藉氷言虔修錦字衙門喜溢梓
里歡騰恭惟爽鳩再世金粟前身烏臺而奏千言
鳧鐘盒代牛丞以來累葉簪笏填門殿上論詩陋
青蓮之題芍藥山中辟穀儼黃石之劇松苓敦促
舍人旦晚曹參入相恩勤鬻子依稀梁固登科嗣
惟瑤環瑜珥羯末封胡早擅文名鄴架富縹緗之

秘夙推若訓寢門傳曾閔之聲森森玉砌芝階已
占後勁奕奕蘭臺鴈塔行步芳塵某櫟社凡材詞
曹末進棲遲畫省舊隨曳履之班卜築林皐今蹴
伯通之宇仲兒束髮未燥綰綬方新投玉鷰以懸
弧亦既抱子謁金門而攬轡遑曰宅民所恃黃河
不擇細流因而觀海敢云碧蘿之緣喬木籍以干
霄何幸蹇脩之辭遮辱朱陳之約令孫女伏雛夙
慧問呱泣以知賢念小孫繡褓如痴近含飴而欲
笑喜端策之詹皆吉緣問名之典宜先敬布鸞箋
仰聽鳳翮伏願璿簫得侶寶柷成仙乳雀銀屏日
穿繡幕合歡鳥瓊漿萊圖香滿雕欄並蒂花惟嘉
惠以德音將永番於家乘

黃長茀攝濟南太守啟

蘭陵國士申浦名家北闕徵書早歲冨燕臺之譽
東陬佐郡芳時揚虎竹之威邇乃憾撤鮑山節移
皓海召伯之膏陰雨何日忘之次公之治扶風於
今見矣某躬耕畫野夙隸編民末嘆洵陽辱稱世
譜不腆承筐之末薄將執贄之私季布特召河東
屈指二千石卽真之命晉鐸寧爲保障引領三十
城何暮之歌肅布蕪函敢陳記室

濟南丁太守啓

帝岳星精恒山仙籍龍飛應詔曲江開河洛之傳鳳闕宣麻水國奏循良之績由武林而來歷下祗爲　御座知名自渤海以及天孫莫不茅簷待澤縉紳仰戴父老歡騰某冥心丘壑盱目時艱憐穀不及新將醫瘡而立骨痛鼠原破器每畱穴以穿墉望袞衣之來歸喜廉叔之不暮肅將秉贄畧代稱觴伏願惠雨時霖仁風廣被銀戟高牙早見台光占北斗香車畫舸猶肰官事了西湖

濟南馮太守啟

燕山世爵粉署仙曹領東郡諸侯建牙在一百八國之上司北門鎖鑰鳴琴於七十二泉之間張公之樂不支廉叔之來何暮某陽丘密邇在先公賜履之鄉鷺序追隨叨奕世盍簪之雅顧熊輿至止之初正泰岱饑荒之歲哀鴻遍野嗷嗷就食於西陲　丹鳳普天數數蠲糧於　北闕所望隨車之膏澤惠此殘黎恭申執贄之微忱如瞻君子

臨淄邵令到任啓

傳經北海胙土東陵藝圃蜚聲翰墨造鍾王之室
騷壇掉鞅詞章擅徐庾之長高閣之望千廻車來
花縣青門之瓜五色爵擁矣封雲舄翔翔山城歌
舞治孫弘閣下蕭條布被之家王蠋墳邊蹴躇躬
耕之日　孟夫子三宿出晝之地今是荒莊齊桓
公五伯爲雄之鄉總非沃土恃在帡幪之宇如遊
浩蕩之春野人曝背而美之聊效兒魷之義叔度
飛鳧何暮也薄申燕雀之私不腆微忱伏惟崇鑒

年來不登愚谷將一修扶杖之風此後小渡乾時
應三嘆鳴琴之治

通畢公載積刺史婿啓

檣吐紅巾坐文梁之燕語荷張翠盖發晴浦之鶩
書鴈蘿緣松蔭以干霄棠夢依長林而並茂渺渺
銀渚喜河鼓之躔明望望枌榆慶門楣之瑞霭天
作之配文定厥祥恭惟匡時董賈奏最龔黃世第
簪纓曳履敞星辰之府家學霄漢分符颺鳧舄之
聲鳴琴不廢縹緗七字眞奪簞扇傳經孰如喬梓
雙珠詫比封胡遺愛江南猶祝風流刺史擁書硯
北暫爲泉石幽人嗣惟芳歲崢嶸高才卓犖七篇

鎖棘案頭驚走靈蛇八法臨池腕下疑飄采鳳業就繩其祖武請看如晦孫曾名傳籍甚人言再見元將兄弟裴回梓里恭可鳴珂屈指芸堂床將堆笏姪婿生隣泰岱夙已仰丈人之峯舍弟自出渭南弗克吟公子之句年去奇編欣賞太平巷內放翁詩時當古義切摩挲豆亭中黃髮訓謂一山隔井陌得晨夕結素心之交乃兩姓世婚姻更媒妁遏赤繩之好令仲孫名門華胄搦管應已賦高軒舍姪女蓬戶寒姿總縰未能嫻內則恐布衣汲甕

鹿車未足供蘋蘩想綉幕牽絲月牖已先訂伉儷遂忘耦大祇以緣深邇者魚繭千言嚙九天之珠玉鸞箋十樣倒三峽之波瀾禮雖重於斧柯詞猶溢美報敢擬乎瓊玖墨以騰歡伏願龍乘甥館鳳引蕭樓端蒙以養正之功十年乃字恊終焉允臧之卜五世其昌學海文山聿念先司農之德練裳木屐庶幾古處士之遺拂蕪簡以陳辭筆花欲舞對薰風而拜使頻色將飛

代復劉孝廉婚啓

銀渚星回響曳高雲傳鴈字晴巒屏列紋開潑墨
寫鸞箋喜定厥祥筮貞乃字恭惟學峯崒嵂詞海
淵泓早雋賢書寶笈積宛委之秘行聽臚唱芳名
颺杲愚之聲既琬琰爲國華宜焜煌其家緒嗣惟
評推許劭名重封胡蟬蛻纓冕之塵傲鹿門而偕
隱樹滋枌榆之社揖烏巷以風清令孫森森砌上
芝英奕奕天邊麟種三魚集舍先生自此升乎雙
戟棨門後世將有達者弟某青衿卒歲白首窮經

撫華路之猶荒望崦嵫之已疾兒某一編圭竇書屢誤於金根女孫四訓寒窓家固宜其布甕何幸蘋蘩之寄通以媒妁之辭赤牘遥頒曾印嬋娟之清照佐霜如屑聿成蝌蚪之鴻文筆入腕而生花言同心而吐蕙敢裁蕪簡上報瓊章伏願仙窟簫樓摘桂華之露濕靈橋鵲駕燦河鼓之星明十年腹笥便便衍縹湘於世業百歲夭桃灼灼襄織飪於中閨

通張吉臣孝廉婚啓

南國流風媚春光而歌桃實東山嘉會敦素好而締蘭亭禮有重于蹇修詞須敶乎赫蹏恭惟泥金世胄懷瑾儒宗府敞沙堤家乘久勒勳于青史榜虛鴈塔芳名佇唱徹于彤雲門內傳孝謹之行眷韝鞠膽堂下萃芝蘭之瑞竭末封胡允矣簪笏蟬聯偉哉縹緗奕葉某猥以枌榆之社得親杖履之榮晴日爐煙從羊求而開徑茅齋茶熟時陸羽之談經乃緣道義之深遂有婚姻之約伏念商瞿歲

暮嗣有此兒何期樂廣氷清遴以爲壻肰咫尺卽
神仙之窟藍田真不必雲京若逍遥探蕋珠之宮
赤繫端已煩月老攬德輝而下看叶鳴蕭史樓頭
養正功以蒙好肅拜丈人峯趾年年花明柳艷武
陵溪色住山城望望列鼎鳴珂小苑烏衣連曲巷

王太學勒石婚啟

春艷衡門並坐綺梁巢社燕花繁繡陌雙飛鬚使
報蜂衙辱蹇修之儼臨幸詹尹之廸吉光生玉版
祥定銀鈎恭惟名分國胄譽起鄉評列第鳴珂家
世競傳馬巷盈床秉笏門閭夙號烏衣公郎摩頂
石麟臨風玉樹一門則有阿大賢聲丕振瑯琊養
子孰如仲謀風度宛成羯末久矣陰濃喬梓榮籍
枌榆某一經教子已慚脉望之食仙四德傳家詎
有伏書之授漢何期檢牘于月老致勞通問于氷

人很承蘿蔦之盟敢謝蘋蘩之託敬裁蕪簡肅報
鴻篋伏願義方豫訓儒術淹通看甥館傳經提甕
少君歸轆轤喜簫樓引鳳乘龍叔度作梦榻

婚啟

鴛浦晴雲曉日麗芙蓉之渚簫樓玉籟天街躔河
鼓之星辱寵修之儼臨幸詹尹之迪吉光生枌社
瑶啓陳村恭惟家聲霄漢世系瑯琊駟馬門闌德
曜占文奎之度鳴珂巷陌簪纓滿書笏之床窺二
酉以藏修行看飛花上苑卜雙環之叶應夙傳玉
樹中階郎君天上石麟池邊么鳳安絃茗歲早分
太乙之光坦腹英姿久博封胡之譽嫻親起慕喬
梓交輝　共　隱愧東園業荒南畝嘗一經訓子已慚

脉望以無成若四德宏家詎謂伏雞之可教雖自
蔦蘿之引蔓舊緣喬木以干霄何期媒妁之通言
新向蘭亭而問禮既筮嫣昌而得兆敢援齊大以
爲辭敬裁蕪函肅當瓊報伏願鯉庭垂教端蒙養
于總角以卯之時鴈贄通名嗣徽音于十年乃字
之後會芳蘋清澗田田紅葉漾薰風見社燕綺梁
冉冉烏衣說上巳

九日招遊白嶽啟

白嶽心馳黃花節近會仙絕巘木落潭清文正名
龕鐘沉梵寂擬重陽之前夕各遥集於書堂邀滲
泠之空天作茱萸之勝會將延生公入座列石譚
經何妨子晉聞笙乘風跨鶴若夫青芻麥飯向已
備之山中至於香積伊蒲更不勞乎從者倘有騷
人孤韻便請同遊止愧斗酒雙螯不成齊供耳

白嶽請死菴開堂啟

青蓮正眼據少室以傘傳黃蘗別宗截沱河而建立雖性無南北肰曹州緣起山東抑度有東西宐臨濟化行河北人天翹首緇素傾心恭惟崇川夙慧凈土前身尊宿詢叅備受青州之爐鏞優曇記蒴弘開白嶽之門庭敞地肺之靈區范文正猶存蠹案嗣天童之嫡派木老人長此龍孫年來掃迹清源峙德峯而縹緲久已分堂法慶散花雨之繽紛觀其降外摧魔固自習成薑桂有時臨風坐月

益復性喜吟哦若秋菊百詩寒照氷壺徹玉骨如
華嚴諸頌聽殘石女拍紅牙誠行解之相應允辯
才之無碍某等滌桶未破病葉猶啼康樂塵心不
入匡廬之社子韶格物理絕妙喜之詮憐堂下斲
輪堂上何曾識字脚嘆水中撈月水邊若箇認渠
身仰望慈幢懇登師座伏願寶航速渡智炬常懸
醫熱惱之沉痾四衆倚菩提藥樹指能仁之覺路
三塗歸安養金池侍郎有分過泥何妨授具廣額
立能成果便與傳衣將見入聖探玄雲寺平分兜
率殿不忘先憂後樂書堂猶記岳陽樓不腆伊蒲
聊充香供伏惟丙鑒曷任寅悰

書

益都馮易齋先生書

從焦石虹兄處獲罷賜大序止以魚鴈修阻無由便上報章顧時時服膺玩繹嘆爲名論也夫詩以言志文以宣情如賚者曾何足道獨念司馬子長不見訾左史盧陵昌黎不見笑龍門豈必其皆同哉乃竟陵公安至譏訕王李無餘地歸熙甫至謂弇州爲庸妄人後來者訝其說之新奇靡肰宗之

此豈平情者之所安乎近來選杜詩者至罵劉會孟奴才益復雅道盡矣世間妍媸自有定評王嫱不以畫工而醜有嗜痂者人不必皆嗜彼臨深以爲高者固昔人所云一毫攀躋不上兕耳食者又何爲耶偶作耿又樸同館一詩序便宗斯義附錄呈覽可當侍座一話也又近詩一冊求暇中恣意批之向日遊萬柳堂一律書扇頭請教頗聞近日名作如林此不足入集也

上桐城姚夫子書

向時孫年兄往會以八行恭候夫子興居或已達記室矣賚恪遵嚴訓不敢以一絲土物寄獻每一附稟五內怦怦又至愚極闇習氣難除二十年來得一再侍函丈亦絕口不敢及世間事誠自知其謫劣分在則然也邇日閉居無事與客樽酒對奕之暇座有山中之人膻葳而太息曰　國家時時籌餉議捐議裁皆不足用將來恐不免累民且奈何賚漫問之曰所謂餉者何物也曰銀也曰兵食

銀乎曰子誠痴猶故也兵食米耳米不可以易得故以銀易之也大兵屯駐之地正供又不足用故須隣省協濟邇者驛站養馬種種添費各省拖欠及各差缺額一歲國賦之數又少減以是　九重宵旰百僚蒿目皆爲無銀也賚曰兵食米馬食豆芻而所憂者在銀則銀可取而代也且軍旅之地豆芻米麥貴賤何如可積貯乎客曰楚越關陝幸秋收有成米至賤也民間一番運送則貴矣卽云積貯亦有何物可以代銀者賚乃推楸枰置杯葦

而正對曰朕則兵餉者米也非銀也銀者所以換米也苟可以換粟矣何必銀苟可以積米矣何必換竊聞古人有用交會者如今之商人會票也有用寶鈔者如今之用文契也但紙鈔易壞故難行今如鑄銅鈔以代銀卽用鈔糴粟卽以供天倉卽以供大軍卽以支驛站卽以養馬且以供各省存留支用所糴粟與銅鈔兼支又所省之銀卽可資兵餉不亦善乎又何必定用銀乎已而顧視其客雖山人實博物君子也則援古証今而言曰甚矣

子不止爲痴人乃不學無術之人也紙鈔易壞難用于不失一得之愚矣肰鑄大錢鑄當兩當千錢古人已有先我而行之者顧行之不久官民不便遂廢格不行此載在史冊非不學者所能知也齎曰其所以不行者何也曰民不受也曰今以銅鈔納稅則民受乎曰受之肰而不多或可銀與鈔半收也曰用銅鈔糴穀而因納稅焉則多乎曰多矣肰鈔不便于碎用曰以當兩鈔與當銀五錢當銀二錢之鈔與今康熙錢搭配行使則便乎曰此如銀之大件小件配使也何不便肰愚民難與更始恐鈔制之朝更而夕改則疑之宻曉肰示之曰此永爲國寶也所謂與國人交止於信也若利之所在盜鑄必多但　國家方缺于用良民有增稅之憂而皇及奸民乎亦教之而已賚肅肰曰甚矣客之善于讀書也夫所謂大錢不行之故乃古法之不善非大錢之不善也史但云公私不便而不詳載其說窃嘗驗之于近事矣每一番鑄錢易錢賤爲錢貴無法下行必强發之于質庫强發之于錢

販强支之以爲官俸役食兵餉驛站上以取息下以叢怨是累民耳何利之有今以之納稅買粟則必欣然稱便官民交利甚矣人不可不善讀書也如奕棋然見一着不利則袖手矣是見其一着而不更思其第二第三着也亦猶讀古者爛熟往事而死在句下者也夫玉局舊譜其錯着亦多而後來國手其覇破前人敗闕者亦復不少甚矣客之善讀書也客曰子之奕頗劣矣然而論奕何其近于道乎賚感客子之言謬爲籌餉庶言或問數則今恭錄一冊求夫子教正固極知其絲毫無當亦執經問難之義也倘獲逐一批抹詰問見示使得有所聞以寡過則幸甚矣昨有事於隣縣途次見一官長自南陽浙川來者云目今民間米糧頗賤供餉不缺但征伐之處千里斷烟一日疆場大捷王師南下恐輸輓難繼耳又云不時水旱何代無有倘一時有積銀錢而無米穀之日是可慮也道路之言其長如此然則今日鑄鈔積穀豈止爲目前缺餉計哉

魏環極先生書

邇者從念東先生示以老先生垂憶尊翰內命世眞儒名言侃侃而籌國之誠救時之切虛懷下問長慮遠猷忠義溢於詞表賚伏而讀之中夜不寐披衣篝燈陳管見數則仰佐泰山土壤之萬一其或有弋獲與否惟老先生終秘之母以示人使士夫傳笑謂齊公自讀書于堂上何物斵輪乃從堂下喋喋有詞如漢苑嗇夫爲也內所言事當承平時行之嘗以爲可盡蠲天下田租今有事疆場竊

見議捐議裁皆是零星補湊不足助十之一二未有如此事可得千百萬金之益也但僉謀未知同否又須中外專精行之一年後始有效爲不易耳肰詳觀明初洪武時事一面攻取即一面屯田所謂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豈當日緊急需餉遂緩于今日哉無他臣工一乃德心故耳較之今日以錢糴粟尚爲易事老先生所云以眞心行實事者社稷之福生民之慶交賴之矣緣不獲侍教函丈卷中未免設問繁多肰其實一言以蔽之曰

鑄鈔糴米改運南糧而已而鑄糴之處凡五一曰近京水路宜鑄鈔糴粟米以實天倉也若兼買麥豆布絹與錢兼支又廣積之一法也一曰大兵屯駐所在宜鑄鈔買草豆糴米與錢兼支以供軍用也若多積有餘以備進取輜重之用尤不可不長慮也一曰大兵養馬處所宜用鈔買草豆糴米與錢兼支也若廣積有餘永省民間運送尤爲急務也一曰緊急驛遞宜用鈔買草豆糴粟其所省之銀即可留遠解軍需也一曰各省存留項下宜行

巡撫藩司商酌以鈔糴米穀豆麥以充支用也若在府支者即積于府在縣支者即積于縣所省存留項下之銀即可遠解軍需也而五處行鈔總恃民間正供許銀與鈔兼收以示之信蓋祇此鑄鈔一項一省設爐四十座鑄之一月便可敵天下一年之賦但鈔必化而爲粟始成眞寶而鈔又下行歷考古今亦有鑄大錢者但徒以空錢行于世所以始之民間不信寃之廢格不行者其敝蓋坐此也長安間聞鼓鑄之說以爲方停而復行必大非之不知前此之停因銅價與所鑄之錢價相等是以無息而止而此番鼓鑄遂有百倍之息正不同耳若改運南糧或即解本色至軍前或折色起解量其鑄鑼所得而改之亦數百萬之利也緣阮亭年兄北上之便繕寫草畧中岌更正尚多倘獲逐一批林便中示下發其愚蒙消其鄙吝幸甚幸甚

己亥擬寫一冊恭上中堂馮老先生究以林壑之分引義自止

高念東先生書

不孝罪山業海奄遭大故家園祇承殷奠感與涕零今者卜塟有日矣歲儉俗靡不敢侈張以狥道路之目而酷罰罪苦麻衣蹶躃無一可者無情天地痛不能回竊不自量計惟以先君子遺跡附大人琬琰之編以傳爲足起九原而如在不止隧路片石也惟老先生爲斗南之喬嶽惟先君子托牆東之芳隣而不孝斯世幸得數數奉長者几杖鑪鏞鉗錘恩乳再生故敢北向冒昧號泣以請已擬

徒跣燕山泥首堦下而襄期行近矣且奈何行狀一冊百拜奉上凡皆苫凷時諸父兄口述筆記不敢一字欺飾憶先君子之言曰吾平生望冠蓋則避匿顧每見先生退卽怳然不自釋者移日此先君子之私淑于先生非一日矣晚年自號黌山老人且謔曰吾藜藿之士于世無所補益卽亦無可稱述獨時時能引巨觥若康成云爾然先君子固確有隱德不可閟者而不孝弇陋不能文者則有之傳曰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古史列獨行傳中先君終身客座未嘗有閨閣燕褻之語雖闇室閒處女媼侍役莊蒞如對大庭嚴氣正性更無嫌可引世固不乏剛毅之士如不孝所見者先君子一人而已嗟乎此一事足以生平矣而不孝所不能自問者先君居恒寶嗇神氣年七十齒髮不衰健步善飲噉目瞳瞳如少時卽未嘗一日病臥恒曰水沉火飛病固宜耳吾于金公木母既濟之爻得三昧焉不孝竊私計此百歲躋無難者而一日感疾遂不起然則柱下雖曰夫惟嗇是以早

復而造物之不仁誠有未可以理喻此不孝之飲
恨而誰何者也又不孝誕時曾感先大父胥靡之
夢先君子則時舉以爲不孝恨此固無難解者而
不孝殊不能爲先君解則往往曲解之今已矣無
煩解矣自此雲埋巨壑有閾外一跡之萌非夫矣
凡此不孝不敢告之當世而輒布之先生之前冀
一言以贖彌天之罪所不禁雨淚簌簌下如霰也
極知案牘繁勞非復風昔而垂死蠹魚不自揣乃
有河圖洛書之嗜惟老先生但于暇日及之即七
夕前后寄至不誤鐫之木石則繞座頂禮三匝會
有日耳遠道筐篚非敢廬具伏惟垂鑒惟有哀感
又先慈行狀及不孝舊蹟稿俱奉備覽憶庚子惠
作先慈行狀時常欲一觀也向承德教莫罄謝私
臨風拜使但有嗚咽

又上高念東先生書

齊每求先生鴻筆爲作生壙中小傳嘗云乘暇爲之今部檄至即戒行矣此後爽鳩案牘之繁燕山里道之遠翰墨之樂恐不能閒如向時故敢再有啓者念齊下愚極陋無足稱述浮議多而無當世情重而格尤自顧生平不止一事而夙夜清省實有厚幸不能自昧者憶自垂髫從事章句即疑訓詁之非是按之于中而不合便與晦翁集註爲牴牾顧沉溺制義無師友相爲發明先君子每提至

止善之旨以文王爲極則而不解也不幸早專一
第濫入詞曹不安其職輒思有所獻替具疏諫修
佐帝化書玉匣記時洪范二輔臣勸止之不聽已
蒙　世祖優容疏留中不下會請假葬先慈業得
旨行有日矣又攻言官之甄別而及侵違言
事者幸而罷歸得優遊山中卒未竟之業此所謂
不幸中之幸也猶記乙未之歲先生以假滿將北
上賚具樽敘別謂賚曰但能求其放心便如受賜
也賚歸而求之宋儒性理諸書汗漫而不入竊念

孔門求仁爲第一義茫無從下手爲一禮字顯撲
不破者數年一日歲暮見兒童爲擊木之戲畫卯
畫河爭論不一恍然若有所省益力大者欲遠於
河力小者欲近於河遂使先聖制禮之意瞭然如
在目前嘿謂嚴光周黨是豈干旌所能及哉已而
閱宋史至曹武惠引車小巷避匿朝臣不覺失聲
曰禮在是矣顧以是爲仁依前杆格不能自信迨
庚子旣葬先慈乃屏居村中從雲栖閣得楞嚴
金剛諸經遂一意靜座依天台教旨由繫念以至

於無念可繫坐中覺此身忽升九天忽墜九淵已而念世間一切已而不知有身兀兀朕無我矣一日忽見念發如香烟一縷起自臍輪始復知有身世古人云未發氣象又云一念未生前寧有異旨歟儒釋之交或在是乎過此讀古人書始有入處再觀朱註覺支離處頗多嗣是訪無可方大士于青原遇於泰和之蕭寺聽其說法者七日聽愚山同年講學于白鷺洲歷匡廬之歸宗開先棲賢將結茅玉簾泉不就而歸歸再覓朱晦翁全集觀之其所云向來集註只作一篇文字看了未免頭上安頭者皆其晚年大悟之詞不待王陽明諸公更爲之解也伏念齊髫歲時求之程朱之學而不得便習爲書符役鬼之術適一同學習其術已有驗一日握拳努目立而死乃罷其事至遍籍後復以慷慨尚義爲豪舉路見不平頓不能已于中而不知惡我者之欲殺之也今崦嵫已暮將保其首領以終豈非厚幸歟年來從杖屨於林泉之下登二勞探禹穴習靜於侯仙園石湖別墅賞奇析疑杖

策聯咏皆人生之未易有者回顧生平非先生之
教不至今日獨胸臆間所不了者目今　國用浩
繁銀日少而民困俸日薄而官難上下古今之政
非行銅鈔以救之將來海內之急有不止於此者
杜子美不云乎天下軍儲不自供使非鑄鈔羅粟
屯田蠲租而增百官之俸恐南服即旦晚底定輸
輓之勞未易息也又朱晦翁易簀之前一夕尚改
大學誠意章註而後學守其殘闕之著作家絃而
戶誦之亦儒者之恨事倘天假之年得搜集先儒

之說以補朱註之所未備誠爲快愉即不肰得先
生一言銘之生壙中匡其不逮而策其將來即不
得比于司空表聖之作達倘亦吾家王肩望繭室
之遺也此間有袁秋絃學正及祖珍禪師兩道友
者將以貽之

張中丞公書

嶽降良辰三齊百萬戶翹首歌舞而縉紳之倫感
被功德相謀摛詞徵詩公獻一觴以當南山之什
幕府綺筵山左稱爲盛事某雖濫名舍親輩之後
從以猶是雪裾未敢登躋華堂不腆一芹少佐嵩
呼顧安得棗大如瓜乎漱邑高念東先生一時臥
病不能搦管作書專遣奉祝囑某代爲致意伏祈
一併垂鑒是荷恭惟台臺帡幪二東將舉山國之
獷俗而易之日者畧陳地方悍習遂承神注初春

開印即便發刻示張之州邑以此慈悲壽世其去
楷笏開籠放鴿相越爲何如也

撫軍趙松石書

二東饑饉之鄉承台臺憫念灾黎籲天請命既倡
賑於前復求蠲於後　九重感動屢沛　皇仁賜
白骨之肌肉起餓殍於荒郊富鄭公之鄙患汲長
孺之發倉寧是過哉泰山渤海之間誦聲如沸矣
某等西向戟門百叩伸謝伏念敝邑濱川者獲罪
於天降菑獨甚春夏亢旱之後播種五次而無苗
兼以蚜蝗助虐蝕盡晚禾雖不敢謂民無孑遺而
流亡大半雖不敢謂赤地百里而蝗旱之餘已無

望秋成矣敝邑令長痛念民生旁皇無計已據士
民呼號之辭以秋災情形申報憲臺某等目擊鄉
隣之流轉同懷溝壑之隱憂公陳下情肅求崇鑒
臨啓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又撫軍趙松石書

山左饑荒之歲正國家需餉之時台臺穀肰抗疏
爲民請命　聖天子惻肰下詔遣官賑粟使萬姓
更生爲千古美政仁人復捐俸煮粥步禱祈雨實
心實事光著史冊矣如敝邑淄川者去歲收最薄
而不敢告災今歲人最饑而不敢請賑捻以仰體
持籌者之難尚與麥秋之有望也乃三冬既無片
雪三春復無滴雨雖邑令虔齋肅禱而微雨不能
佈種二麥已枯矣有根者無穗有穗者無粒劒口

無計國稅難完此闔邑老稚不能不仰天而號呼也伏願救時宰相立發菩提推　朝廷垂念二東之恩效古人繪圖入告之義則九天之霖雨不在泰山之興雲而在北斗之回春矣敝邑以東疾苦如一捍灾卹患請自淄始

劉中丞公書

山中歸來傳讀十三大疏同人欽服周密而眞切暢臣民之所欲宣昔姚元之以十事入相茲者中外洗耳聽箸下金甌矣宣公封事未足多也敝邑考成台臺垂憐勞吏曲折苦心黃童白髮聞之感而且泣所謂推誠心置人腹中者非耶今値恩詔渙肰猶爲一德之孚耳肰敝邑除元二三年之欠則無欠矣再懇于此案詳請中卽從抄傳援及新赦從此山城二十年來縣令敢有陞遷之望

而烟埋霧結廓然一清雖海岱共霑膏雨若小邑之仰戴有獨先于百城者仁人功德與橦山孝水共傳不朽矣

張中丞公書

溽暑銷威金颸荐爽每憶台臺開府池亭佛山蘸影蘭橈一葉乃人世蓬壺也向奉尊翰謂興利除害之事凡有所聞無不立見施行者居恒感念此非韓范歐富之言乎日今二東亢旱情形遠邇喧傳仁人爲民請命不啻痌瘝乃身矣現在所急又莫如流亡之民也連日來如青之臨淄益都昌樂濟之章丘逃荒滿路乞則無與之食者居則無與之室者或棄其子女於道傍或夫婦同縊一樹

紛紛奔竄大約南則投沂莒西則投濟陽陵縣或此處稍熟乎肰聞流民到處地方畏懼不敢收留甚有解囲原藉者如此將安所歸耶伏祈鈞裁合無速發簡明條示遍行荒熟之區凡流民到處許其五家互結便容留住不許驅逐此爲目前第一條生路至於已流者安揷贍養未流者緩征捐賑台臺自有妙畧非淺陋所能窺測獨念秋成既已無望來春一番窘急定不尋常惟高明及早籌慶預爲籲請倘得大沛　皇恩庶或殘黎有救耳頗憶流民五家互結乃三省白制府當直隸大儉時題過之事又聞州縣凡遇發下上臺告示多高閣不貼惟發與敎官捕衙則無不貼矣又告示宻簡明多刷肰後不識字者亦知窮鄉亦見也緣逢稷契在上乃敢昌言仰佐高深萬一

與施硯山撫軍書

台臺當軍需浩繁之時爲社稷生靈之計毅然抗
疏聲震長安更且親臨散賑爲諸省之觀瞻爲百
城之歌舞蓋世勳名巍巍在泰山渤海之間矣獨
是　皇恩普被世不常有撫軍親臨人所未見如
淄川敝邑者累累奇荒眞逢劫運但云人食糠粃
卽爲可驚可駭今並無糠粃可食目下漸聞食人
者有一二事矣當本縣初聞賑濟之令止造飢民
三千餘戶耳嗣後奉憲行駁查恐有遺漏而流亡

漸歸飢民漸衆遂造至一萬餘名矣目下奉行進止約以三千餘名爲率將欲行地方再造則爲日不及不得不酌成三千餘名之數恭候親臨散賑而所以刪定之故民間尚不知也且未奉詳允而此番曲折凡深山窮谷之中急難曉諭有如散賑之時民間不知其刪也萬人皆至而冊上有名者止三千餘人一時呼號不散何以遣之賚冷眼傍觀不能緘嘿桃燈夜起三鼓作書切以爲明者見于未朕而造福莫大于無事　皇恩以普被爲大

增盛正記選

活人以多見爲功與其活三千人也不如活萬人以三千而散四月之糧也三千人何厚以七八千人而不得升合也七八千人何薄念台臺地方大臣斟酌情形原無定見但此番曲折府縣不敢直言下情何由上達賚以閉門高臥之人蹈出位妄言之罪伏思仁人爲國劬勞嚴冬遠道當在台班時每有條陳雖言之鑿鑿視部覆之難有如畫餅今節鉞在握又無題定之例固不可便宜從事以靖地方耶爲此呵陳手書覼縷具陳伏惟再加鈞

酌採訪地方幸甚

寓滇撫伊翁蒭巷書

國家以宵衣南顧之封疆畀之伊傳豈非以柔遠綏邊非儒臣勿用耶而或以羊腸叱馭視爲畏途者此庸人之見台臺當塞耳勿問可矣陛見寵錫在廷必有異數可得宣述乎滇池遠在天末早晚歸命以後一切靖反側撫土司高賢懷抱自當出之裕如謬劣如弟竊以爲地方無論邊腹情事無論緩急目前要略可一言以蔽之曰結好兵主力救搶掠而已當吾省千七之變弟嘗以此兩言

告之祖龍淵總督祖公力行之而東方之民戶戶
戶祝焉向年浙閩之初有事也弟復以此兩意反
覆數百言陳之李鄴園制府李公明目張膽鑿鑿
見之文告更非人意計所及大抵兵戈所至古今
誰能安堵史書每云秋毫無犯者皆妄也玉石難
分之地端賴仁人之在高位者如捋手足如救水
火此行間萬全之策更無有加於此者也當廷臣
旁觀之時扼腕無可如何今一旦節鉞在握爲漢
官夢想所不及不於此時行其夙志何以答　聖

朝推轂之雅意副萬里以外億兆仰望之心耶若
夫事定之後籍地方之舊屯躬耕百畝儲糧糗以
爲將士倡以此息中原之輸輓紓司農之仰屋如
李敝茲中丞所陳雖部議以爲此時非戰士所暇
及待至戍鎮無事之時終以此事爲上則是滇南
一省所關於諸省又如五嶽之有泰華也年兄生
平耿介幹濟度越時賢此一行也中外所瞻何日
來貴邑省覲高堂祭告先墓弟已與李野臣鮑夏
生韓麗宇諸年兄相約當得携卮酒往賀罄所欲

陳耳相晤非遠不既所言

施愚山侍講書

武林一晤惜別匆匆別後購得魏叔子徵君文集讀之洵一時之歐陽文忠也是日晤李毅可方伯遂致台意問及行旌已發爲之悵然彼時王蓼航敝夫子託奉詩稿兩集想已得達清覽耶嗣是台臺奉　詔入史館海內聞之莫不吐氣弟久欲奏記一函將慶喜之私乃遲之又久而未敢發者伏念鄒枚詞賦雖今古所艷稱若台臺以身任斯道之重吾黨瞻仰者衆矣長安首善之地前輩講席

久荒所願不惜家學啟誘後進卽在豐沛舊家子弟有志於道者更多十年教育可以移易風俗經濟人心交有攸賴不止掞藻文壇也向從易齋馮老先生札中寄到賜批柑詩剔垢正訛有如面命至感至感然區區雕蟲何益乎茲緣汪父母家報中得附函恭候台禧汪令仁心實政清若氷壺皆荷貴桑梓之餘蔭也

孫樹百給諫書

除書已下　鸞誥初頒地震天鳴旱旣太甚此正士君子酬　恩報國之日中外洗耳聽鳳音矣一小詩書扇頭奉賀此後卽山僧看朝報讀諫章之日也台臺得無告我曰　聖朝本無闕事乎生平期許不敢爲兒女慶喜之詞然愚戇如　弟言不足採

又孫樹百書

盛使來接台教誠有然者然一番振作亦大有濟無論其他即新撫軍敝衣羸馬一抵任亦三十年來所未有也小之吾邑有數蠹役邑令皆置之重法豈非時至而事起乎但以草野愚見目今治病者病熱則報以凉劑病凉則報以熱劑若使岐黃爲之尚不如是何以故元氣未復也今官之元氣在增俸民之元氣在大蠲租　國之元氣在興兵屯於東南以爲异日戍鎮之計此三者之元氣又

在鑄當兩大錢民以納稅官以糴糧上下交通便可支官俸兵食矣且以歸利權于　朝廷以殺銀勢而息貪夫之欲夫俸不增而望官清是掩耳盜鈴也新法雖嚴可久乎誠考唐宋官俸是何如之多至故明遂一再減而至今日總爲銀少之故且自古有天下者皆蠲累年之租以固邦本而定民志而必不以民養兵再攷自故明正統以前爲國者不用銀所用者何物耶此之不圖雖皐夔爲相覆契爲督撫皆補苴目前彌縫功令而已台臺白

簡在握幸爲其遠且大者不專在搏擊以争名也自用銀以來官俸之外皆爲陷阱賢士大夫受困者亦不知其幾矣而貪者又甚高明度爲何如耶使者立待回字草草不能盡言惟亟亮幸甚

寄郝復陽書

十載前陽丘之役策蹇及門　台旌已發矣嗣從中山州倅獲一報章有道之言夙夜奉爲蓍蔡也雖綠海青齊渺如河漢肰時時奉教東村先生輒得聞僑寓消息每杖屨溪山吮濡醉墨先生曰何似吾復陽之甚也或剪燭寒窓話關東舊事荷鋤行吟挂角讀書雙趺木榻大瓢春畦皂帽風流如或見之已而慨肰曰復陽公何時歸乎今歸矣則又曰蘇長公梁間百文何以爲薪桂計已又曰

國家方有事疆場卽何以圖報稱也茲伏讀封事
譬如探龍獨得其珠東村先生喜可知已小詩積
有情愫書一箑求正有著述存稿幸不吝示教當
什襲奉復是所願也竊卒業奏章俯仰閭多未盡
之蘊按　廟謨深厚久以勝國議多功少爲前鑒
故戎政欲靜而惡囂也肤邇來見招撫兵民累萬
盈千形之章奏則是行間亦知所尚矣或可將招
撫之功請先行議叙卽不能全叙或先其大帥予
之旌斿弓馬以寵之于陣伍此所以鼓勸將吏移
易軍心俾知保全民生是　君命天心所在也若
克賊而全城安堵村落無恙者其功較攻城掠敵
者加一等檀臣著爲永令不知已有此例否耳至
如曹彬下江南城破稱病與呂蒙入荆州取民間
一笠覆鎧者必置之法此等故事或刻爲圖箋翻
以清字能與絳灌大臣交歡者談笑贈答間及之
未必無裨益也向嘗有此願恐草野中蚓鳴蛩吟
或非所宜耳署中曙桐城先生所爲一致稟安之
意

周介菴大參書

向從邸抄見　王師招撫平凉始末即知台臺爲隨何陸賈矣嗣知　特詔嚮文褒崇先烈　專勅節鉞賜履東萊真一代曠典也乃下車以來賢聲日至縉紳之頌野老之歌一則曰巡行所至觧囊市食不飲州邑一盂水一則曰微行至某邑訪拿衙蠹某某矣筆不勝書者如久旱聞雷同聲歡喜治　盱衡邇來吏治雖賢者不免脂韋亦謂無可如何矣不謂景星慶雲復見於世彼靡靡者焉得籍

口流俗以自辨耶誠得如台臺者十人分巡天下
則太平之奏不難一片並小詩書扇志嚮往
高賢之意不俟久從魏環極先生遊而又得交於
李鄴園制府今又通姓字於記室海內有此三君
于以爲快也伏念台臺志趨已定人品已成惟慎
終如始則鶴鳴九皐　天鑒不遠更不得與流俗
爲俯仰矣有事於省會過青州便道敝邑得一瞻
德輝罄所欲言欣喜更何如耶

又周介菴書

台臺命世鴻材旬宣東國目今軍興需餉歲儀憂
民此正所謂士大夫盡力之時也來翰何遽云云
耶今日之事遠慮深謀姑勿論祇此理財一項試
思漢之文帝故明之永樂皆開國一再傳而頻免
天下田租當日未嘗廢征伐彼時何以爲國用耶
自故明正德以來一切皆用銀而官俸日薄官方
日壞國用日促而民生日困益一百五十年以來
至今日而極矣誠能上下古今之故而變通之增

俸免租而司農不憂貧直易易耳但恐不出來札所云動多掣肘者也此事俟仁人當國時另爲細語今凡節鉞一方但除一縣蠹則一縣蒙其福除一府蠹則一府蒙其福寧必待登峯造極而後有濟於海宇耶每見他省之事雖處一衙役必循上下文移故事如捉龍然無怪狐鼠之徒大笑不止也台臺以爲何如耶遠承賜海羞謝謝歲序踈濶惟有瞻馳

與青州道鄭公書

向得奉謝車門嘗以八行奏記旋辱裁荅嗣是一過燕臺　一入勞山觀海市日出音問踈濶朕遨遊間未嘗不念台臺爲目中當代一人也往晤對時偶語及學宮事台臺云當出五百金成之比聞櫺星與麗譙已焜燿相映矣偶談饑饉遂潛朕淚落通飭所屬凡催科比較日期皆以半月或十日爲率只此安窮簷夢魂多少省敲朴且以幾萬萬數計而亦何曾碍考成一毫哉至于

緝盜奇方以盜攻盜巢窟淨而道路歡矣此二事乃功令所急而紛如聚訟不孝間與同志私語焉得爲善惟日不足如台下者十數人開府天下哉已而思與其需之異日不如見之目前今撫軍慈悲慷慨眞足爲善餘事非可紙陳只此比較寬期一事台下如痛切上議撫公未必不立見施行于二東也卽便有同志仁人贊成之亦不可知餘事俟秉鈞他日自爲之耳何如向枉顧見某裔在青郡者衰落狀嘗惻然憫念之今瓊尾顛越益不可言此中端亮何敢以其私請

與濟東道丹公書

台臺保釐東土膏雨如天某等伏處懵懞之下益日望德水而興歌也陽德方亨君子道長戟門清敞恭賀戡穀茲公啟者台臺申嚴固圉之檄一下萬姓歡呼大聖賢慈悲心切舉二東而登之衽席如漱邑淄川者村垣皆係石砌柵欄俱置棘門巡更守夜邑令最爲嚴明自奉檄以來單騎屢出保甲聯絡鷄犬不驚皆仰賴仁人方畧肅靖一方也至桃壕一節尤屬弭盜切務淄邑士庶最爲鼓舞

奉行其奈衆山之中土薄石厚自宏石鐵工匠寸寸而鑿之而農人匆匆已有事西疇矣合邑私計敢公啟台臺電察如敝邑者委在萬山之中與他邑平衍者不同可否但令高築垣牆置柵巡守俯准寬其挑壕總期于地方無事若他邑之在平原者斷不得援以爲例則萬物一體之仁與明見萬里之智交歌于道路矣

韓燕翼大參書

車騎榮發擬攜樽酒一賦驪駒已而思治裝方冗恐未皇也賦小詩書扇當一話言憶巳午之役飲食爲江水所苦甚損胃氣因思過江當買金山泉水爲茗粥之計必可至慧山再買慧泉水可支至姑蘇而南則餘不雪溪之下流處處可飲矣鄙意如是始知古人非好奇也但作脾家活計耳抵官廨無事可減騎過報恩諸寺究本分宗旨亦是勝遊佳事故詩中及之禹陵之約不知得如願否

與章丘令朱公書

邇近山莊瞻依德旆吉人唾玉猶佩襟期有時策杖陽丘奉謁琴堂台臺不拒生客乎啓者小村田賦不謂猶有欠數雖即已重納奈無知里役動以人身家濟其貪蠹爲兒戲事那能不髮上指耶又連歲無由單距縣遠者不得親見赤曆完欠殊不得細知竊聞章丘向號急公而邇來遂有舊欠者則枝頭侵蝕抗延泝書不發由單以掩其上下之手此二事實爲大累台臺明見萬里胡某猶被害

如此其不得發覺者更可知已　王法至重不在所侵之多寡也伏祈餙紀請自隗始更嚴示里書務俾普散由單不遵告發不貸則窮鄉下民莫不有所持循便如人人得見公堂而查其田賦也此係題定經制亦本縣久已奉行者便得稍示申餙則良法立就矣

章丘魏大尹書

台臺勘災山城兩辱車騎重災得免至於數千餘金此何減起溝中之白骨而肉之耶向者錢邑尉之令侄來得接台輸知仁人垂念桑梓殷切有加況在編民能無匍匐切念錢尉當在向歲修河起夫於隣省之役能毅肰自任卽以官發之價雇淮上之夫築堤一邑所省不下二千餘金其才如是至於十年八差病殞逆旅誰能不爲之痛心乎此事業與敝邑汪明府募資以助其歸櫬斷不敢隕

高賢之命

邑令馬允大書

告災洪慈闔邑感歎虔齋步禱四境瞻矚奈靈雨無期而饑民日散矣近來西去老稚絡繹不絶益淄民至今日而始急也目前有一得之愚願陳於君子之前此事既無慊於　國需又無碍於考成緣不便僕僕頻登公署故敢合詞以請者則臨清倉米是也按三倉所征皆本年秋糧也因去任署印馬二公偶將臨米早解一次後遂爲例不俟秋成春夏即來提解已數年於茲矣每歲吾邑米到

臨清之日皆各縣杳未開倉之日凡各縣大約起解皆在中秋而報完每至冬杪此有節年解役可問也向來年豐之歲早晚總期速完民間殊不甚覺今歲異常荒儉聞里長斗米將持錢四五百文去尚恐不足名買本色豈堪解舊米而不俟新米乎台臺愛民如子卽不須治等之言當必思及此矣光目前辦糧已難又復辦米恐民之逃者必益多合無但炤舊例仍俟八月秋成後令徃買本色上納卽吾邑秋成無垄隣邑之米亦必賤若倉差來提或賜回文云秋米尚未熟或暫使里長資送來差回去吾邑且辦大糧稍一緩之民間大有所省既不悞起解又不關考成而且有益于錢糧仁人以爲何如耶治等凡有蒭蕘之言皆無不爲台臺深思而遂敢姿發者愚見如此伏惟鈞裁見示爲幸

復芮城令畢方文書

使來奉尺一得悉下車新政至喜花封簡遠又當
大僚氷清之時此廿年來所日夜望而不易邁者
而吾兄簪仕便值之不可謂偶也吾輩黎藿之性
半生已定目擊窮簷在官在家其苦不異但學舊
人減車騎親父老時其艱難如在已身則九皐之
鳴徹于天矣不可一線念及家園先累吾志意也
太守至近臭味須同而後可以有爲此真君子得
志之時若在他省豈能如此乎遥問吾兄新政一

切至善故敢佐高深焉殷給諫太峯之推老成云
亾而孝廉公亦遂滅性猶可悼也兄遂不棄鄙言
始終炤拂至感至感石公此時方丁內艱又令三
郎夫婦後先告逝佳兒佳婦甚爲傷心此信至其
囘宇敬上台覽乃至情也遠拜潞紅嘉賜何以克
當嗣但以德政教我不可損清俸也來詩誰書何
勁好與高堂皆康遠承訊及至感並謝

論道書

斷琴墜瓦義重神傷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先生於
淚下蘿衣時卽策騎而南直入千山萬山去勇決
哉苟奉倩不得爲佳士矣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
事非將相所能爲信矣此事譚者多知者少行之
寡得之難肰大約有三家曰清淨曰泥水曰爐火
方外之士得少爲多道聽塗說言爐火則擯芧法
其實並芧法亦無而且有穿窬存焉言泥水則擯
三丰其實則三丰亦無而登徒子在焉言清淨則

擯枯禪其實則何嘗及枯禪耶而休糧辟穀之術
又竊附而非者也近來南方又有符籙一種詭云
諸眞夜降輒云客援星官自欺益復甚矣先生自
是再來人可與深語夫道書名象多端曰佐牝曰
鉛汞曰烏兎曰龍虎曰月坎離嬰兒姹女不能盡
述其實一言以蔽之曰神曰氣而已卽道家密傳
多端曰築基曰開關曰沐浴曰結丹亦不能盡述
其實一言以蔽之曰求長生而已夫長生者須知
吾所以生吾所以生者神與氣也神者何卽吾之
心能思者是也氣者何卽吾之呼吸出入鼻孔者
是也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
如嬰兒乎純陽子曰魂魄交而爲至人李青蓮云
大聖無心火自飛王伯安云學道之人能以魂載
魄嘻盡之矣嬰兒初生無知無爲止有呼吸曰純
氣之守稍至成童精滿丹成此眞神仙也長生久
視者如此不亦已足乎然日漸囂雜多營多慮雖
有呼吸僅一守府矣與神離也久矣故人自有知
以後皆日趨于死之日也如射者然力大則及者

遠亦終必墜而已矣故學道至難而至易至易者何如嬰兒而已矣如嬰兒者何止有呼吸並無思慮而已矣呼則知呼吸則知吸又呼則神呼吸則神呼吸此則陳希夷之睡法矣此則釋迦之大定矣肰始終一言以蔽之曰不起妄念此圓覺經中語也當不起時又不斷妄念蓋斷念亦是病也當不斷時又不可作意我此時非不斷妄念乎當不作意時又不可照料我此時非不作意乎如是一念萬年去更無身世謂之大定念起止有呼吸由一刻之定以至數刻由數刻以積日月此固形住世至易至簡之密訣也方外之人兎角龜毛蛇上添足鉢上安柄得少爲多安知有大道乎先生萬緣已能放下入道如箭矣家緣有可托之人而又無累心之事此人生之至難到者滔暑深山萬福莫比學道須學大道若夫爐火之事以馮涿鹿相國李五絃尚書集天下之丹客而未嘗遇一人竭終身之資財而未嘗成一火而況我輩乎而況年來所聞一火而皆歸於烏有乎況服食丹鉛大毒大

害如敝座師李非熊先生者指不一屈乎愚竊以
爲此事必無有也有則眞仙以度世救苦爲功行
何不出而點泰山爲黃金一濟斯世之急乎狂瞽
之言忝在至戚惟黃河不擇細流幸甚幸甚

與袁秋絃道兄書

遠望海雲遂瞻片羽藁湖新範大畧可知高密君
子之卿鄭康成傳經之地膠東故里又董廣川正
誼相業之所留也今其風猶有存乎卽無論今日
其當在世亦未必人盡知之也而何疑于吾林先
生者此公精于桂下之旨長安之好道者多受其
業或從而療病焉時時往來于張天石先生之家
確乎在膠州大珠山之黃壇倘有事郡城或專謁
張先生不妨一物邑之如晤時幸語及此間一道

人王汾濱結胎數年閉目卽見金花如樹或成日
月形吸而服食之矣試語之兩先生必能知其道
之所至也與州邑父母歐公語間一詢其家青原
勝槩是鄒東廓南皐諸前輩講學之地挹其風流
尚在望耳